

列 寧

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
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報告

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
閉幕詞



列 寧

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
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報告

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
閉幕詞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1386

列 寧

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
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報告
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閉幕詞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1—60,000

一九五三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В. И. ЛЕНИН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Р. К. П. (Б.) НА XI СЪЕЗДЕ Р. К. П. (Б.)

РЕЧЬ ПРИ ЗАКРЫТИИ XI СЪЕЗДА Р. К. П. (Б.)

本書是按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出版的中文版列寧文選(兩卷集)中的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及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閉幕詞兩文排印的。

目 錄

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報告·····	一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閉幕詞·····	六五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日)	
簡要註釋·····	六六

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 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報告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同志們！關於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請讓我不從年初開始，而從年終來開始說起吧。目前熱那亞問題是個最迫切的政治問題。但因為我國刊物上關於這點已寫的很多，加之我在三月六日的演講中（這個演詞已經發表），也說到了這個問題的主要之點，所以，如果你們不特別要我敘述某些詳情細節，那就讓我不來詳細講到這個問題吧。

關於熱那亞會議的一般情形，你們大家是知道的，因為刊物上對這個問題已經登載得很多，——據我看來甚至是太多太多，簡直多得有損於我國一般建設，尤其是經濟建設的真正、實際和迫切的需要。在歐洲所有資產階級國家內，人們關於熱那亞會議極愛

異想天開，喧囂一時，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我們這次（也不只這次）竟做法他們，而且做法得太多了。

應當指出，我們在中央委員會採取了最仔細的辦法，以便由我們最好的外交官來組織一個代表團（現在我們已有相當數量的蘇維埃外交官，已不像蘇維埃共和國存在的初期那樣了）。我們在中央委員會給我國到熱那亞去的外交官擬定了充分詳細的指令，並擬製了很久，幾次重新地討論過。顯然，這裏的問題，我雖不能說是軍事的，因為軍事這個字眼很能引起誤解，但無論如何這也是競賽的問題。在資產階級營壘裏，有個非常強大，比其他派別強大得多的派別，極力想破壞熱那亞會議。但也有另一些派別，它們無論如何都想堅持這個會議，並使之召集成功。後面這些派別目前佔着上風。末了，在所有資產階級國家這營壘裏，有個可稱為和平主義的，即整個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都應列入的一個派別。這是資產階級中企圖堅持許多和平主義提議，並策劃出某種類似和平主義政策的那個營壘。我們共產黨人對於這種和平主義，抱有一定的觀點，不過這裏完全沒有說明它的必要。顯然，我們不是以共產黨人的資格，而是以商人的資格到熱那亞去。因為我們要作買賣。他們也要作買賣。我們想使這買賣對我們有利，而他們則想使

這買賣對他們有利。鬥爭怎樣展開起來，將有賴於（雖然在不大的程度上）我們外交官底藝術。

我們既以商人資格到熱那亞去，那我們究竟是要與資產階級營壘中那些趨向於用武力解決問題的代表們周旋，抑或是與那些趨向於和平主義（即令這種和平主義是最壞的，而從共產主義觀點看來簡直是不值一駁）的代表們周旋，這點對於我們說來，顯然不是沒有區別的。如果一個商人不善於領會這種區別，不能把自己的策略去適應這種情況，以求達到實際目的，那他畢竟是個不好的商人。

我們到熱那亞去的實際目的是要擴大商業，並造成一種使商業能最廣泛和最順利發展起來的條件。但我們決不來担保熱那亞會議定會成功。要來担保這點，那就會是可笑而妄誕無稽的了，我應當說，在最清醒和最細心估計此刻熱那亞的可能前途時，我總還是認為，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我們是能於達到自己這個目的的。

如果那裏我們的對方有足够的理解力，並不過分固執，那就在熱那亞會議上做到這點，如果他們硬想固執下去，那就會在熱那亞會議以外做到這點。但我們總之能够達到自己的目的！

須知，一切資本主義列強近幾年來最迫切、最必要、最實際和最顯明暴露出來的利益，是要求發展、調整和擴大對俄國的通商關係。既然有了這樣的利益，那末就是辯論，就是爭執，就是在各種提議上發生分歧——甚至很可能走到決裂，——但歸根到底，這個基本經濟上的必要性終究會給自己開拓進路的。所以我想，我們對於這點，可以放心。我雖不能担保期限，也不能担保一定成功，但正是在這裏大會上可以相當自信地說，蘇維埃共和國與其餘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正常商業關係，是必然會向前進展的。這裏能有多久的中斷——這點我將在本報告中相當的地方提到，但我想，關於熱那亞問題可以說到這裏為止。

不言而喻，那些願意更詳細知道這個問題和不同意報上已公佈的代表團名單的同志們，能够選出一個委員會或副委員會來考察中央委員會的一切材料、信件和指令。當然，我們所規定的細節是帶假設性的，因為直到現在還不能確切知道，究竟是誰去出席熱那亞會議，他們在這次會議上將提出些什麼條件，或先決條件，或附帶條件。我想，在這裏來把這一切都分判清楚是極不適當的，甚至實際上也辦不到。我再重複說，代表大會經過這副委員會或委員會，完全有可能來收集關於這個問題已公佈的和中央委員會現有

的一切文件。

我只限於說到這裏，因為我相信，我們最大的困難並不在這個問題上。全黨應當注意的主要問題並不在這裏。歐洲資產階級刊物把這次會議的意義巧於吹噓，故意誇大，以此欺騙勞動羣衆（在所有這些自由民主國家和共和國裏，全資產階級刊物中十分之九總是這樣作的）。我們也多少受了這類刊物的蠱惑。我們的報紙總還是迷戀於舊的資產階級的慣例，不願轉上新的社會主義的正軌，於是我們對問題興起了不應有的喧嚷。其實，對於共產黨人，尤其是我們這些熬過自一九一七年起即已開始的艱苦年代，見過從那時起即已發生的各種嚴重政治錯綜的共產黨員說來，熱那亞會議並不是什麼大的困難問題。我並不記得，關於這個問題，不僅在中央委員會內，而且在我們黨內有過某種分歧或爭論。這是極自然的，因為從共產黨員（那怕其中有各種不同的色彩）的觀點來看，此地並沒有任何可以爭論的地方。我再重說一遍，我們是以商人資格到熱那亞去，以圖達到發展商業的最有利形式，這種商業已經開始，並正在進行，即令有人得以強制地把它中斷一些時日，但經過這種中斷後，它終究是不免要發展起來的。

因此關於熱那亞問題就簡短說到這裏為止，現在我便來講講那些據我看來是過去一

年內以及下年度政策上的主要問題。我以為(或至少我是慣於這樣作)，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中，我們不簡單是要說到在過去這一年內作了些什麼，而且要說到在過去這一年內得到了些什麼主要的和根本的政治教訓，以便正確地來決定自己下年度的政策，以便在這一年內也能學得一點什麼。

主要的問題，當然是新經濟政策。過去這一年，乃是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年份。如果說，我們在這一年內獲得了某種巨大的、嚴重的和不可剝奪的勝利品(這點我還不能怎樣確信)，那末，這只是要從這個新經濟政策的始基上學得一些什麼。這一年來，我們在新經濟政策方面，的確學到了非常多的東西。至於我們是否真正學會和學會了多少，要檢查這點，大概是要靠今後的事件，即很少依我們意志為轉移而發生的，例如行將來臨的財政危機這樣的事件。我以為，關於我們新經濟政策問題，主要應注意如下三點，作為估計上年度經驗和獲得下年度實際教訓之一切議論底基礎。

第一，新經濟政策對我們之所以重要，首先因為它是對我們能真正達到與農民經濟聯合的一種檢查。在我國革命發展的過去這一時期，當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力量都主要用在或差不多都主要消耗在抵抗侵略的任務上時，我們不能認真地思索這個聯合，我們曾

無暇顧及這點。當時，既有刻不容緩和萬分迫切的任務存在，即是要打破有立刻被世界帝國主義雄強勢力所窒死的危險，這一聯合在某種限度內是可以而且應當加以輕視的。

轉向新經濟政策，這是上屆代表大會上異常一致地決定了的，這種一致，甚至比我們黨內決定其他問題時都要更大（須得承認，大大一致這是我們黨的一般特點）。這種一致，表明已絕對要有新的門徑來接近社會主義經濟。那些從各種觀點來估計情況而在許多問題上抱着不同意見的人們，都一致堅決地很快得出結論說，我們沒有接近社會主義經濟及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適當門徑，而能於找到這種門徑的唯一方法，就是新經濟政策。當時，由於軍事事變的發展，由於政治事變的發展，由於老的文明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殖民地內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的發展，——我們必得乘我國尚屬經濟上若非最落後國家，至少也是最落後國家之一的關頭，首先打穿舊資本主義世界裏一個破口。我國極大多數農民是進行着小的個體經濟。當我們建設我們所規劃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綱領中能一舉實現的東西時，這種建設，在相當程度上曾離開了極廣大農民羣衆的日常生活，我們叫他們担负了很艱鉅的義務，理由是說戰爭不容許在這方面有任何的動搖。雖然我們不免作過許多錯誤，但這種理由，大體上農民是接受了的。全體農民羣衆看見

並了解到，爲了捍衛住工農政權，使其免受地主的侵犯，使其不致於被那有奪去革命全部勝利品危險的資本主義侵犯所窒息，這些加在農民肩上的重大負擔，是必要的。可是在已經國有化和社會化的工廠和國營農場中建設着的經濟與農民經濟之間，那時並沒有聯合。

我們在上屆黨代表大會上已明顯地看到這點。並且我們看得這樣清楚，以致黨內關於必然要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問題，竟沒有表現過任何動搖。

俄國諸黨派在國外出版的異常豐富的刊物上對我們這個決議所作出的估計，真是令人可笑了。這些估計間幾乎沒有區別：他們都落在實際生活後面，此刻還硬說左派共產黨人直到現在仍然反對新經濟政策。人們在一九二一年記起了一九一八年有過的事，記起了連我們這裏的左派共產黨人自己都忘記了的事，這班人總在反覆咀嚼着，硬說這些布爾什維克是大家都知道的狡猾而虛僞的人；說他們把自己人中有意見分歧的事向歐洲人隱藏起來。當你讀到這點，那你就會想道：讓他們去迷誤吧。既然他們關於我們中間所發生的事竟抱着這樣的概念，那就可以按此種概念來判斷這些現已逃往國外似乎是最有學問的老舊人物底覺悟程度了。我們知道，我們並沒有過任何意見分歧，其所以沒有，

是因為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要採用旁的辦法這一實際上的必要性，對大家已是完全勝然的了。

我們這裏，過去沒有同農民經濟的聯合，沒有我們所會企圖建立的新經濟。此種聯合現在是有了呢？還沒有。我們只才接近到這種聯合。新經濟政策底全部意義（我國刊物上，人們往往還在到處繼續尋找這個意義，但却找錯了地方）就在於，而且只在於要找到我們正用大力來創立的那種新經濟底聯合。我們的功勞就在這裏，不如此，我們就不會是共產黨員革命家。

我們不顧一切舊的東西，已開始完全按照新方式來建設新的經濟。如果我們不曾開始建設這種新經濟，那我們在頭幾月或頭幾年就會已被人粉碎。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硬要堅持：既然我們這樣絕頂勇敢地開始了新經濟建設，那我們就一定要繼續這樣幹下去。這種主張有什麼根據呢？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我們最初就說過，我們必須去進行無上新奇的事業，如果資本主義較發達國家的工人同志不迅速地來幫助我們，那我們的事業就會是絕頂困難的，並且無疑地會作出許多錯誤。主要的是應善於清醒地來觀察，什麼地方犯了這樣的錯誤，並把一切都從頭加以

改造。不是一兩次，甚至是很多次地把一切都從頭加以改造，這也就會表明出，我們是不帶絲毫成見，真正用明豁眼光來對待我們那在世界上最偉大的任務。

在新經濟政策問題上，現時主要的是正確領會過去這一年來的經驗。這點必須作到，這點我們也願意作到。既然我們無論如何都要作到這點（我們願作到這點，並且定會作到這點！），那就應該知道，新經濟政策之基本的和有決定意義的（其餘一切都是從屬的）任務，就是奠定我們已開始建設的新經濟（雖然建設得很不好，很不嫻熟，但畢竟在完全是新的社會主義經濟、新的生產和新的分配法基礎上開始建築起來了）與千百萬農民所經營的農民經濟間的聯合。

這種聯合以前還沒有過，現在我們首先就要建立這種聯合。要使一切都服從於這一事業。我們還應該查明，在建立這種聯合同時又不破壞我們那雖然簡陋但已開始建設的東西方面，新經濟政策究竟有了何種成就。

我們建設自己的經濟是與農民聯繫在一起的。我們應當再三改造這種經濟，並要把它安排妥當，使得我們大工業和農業中的社會主義工作能與每個農民只圖逃出貧困，並不異想天開（既是只爲了逃脫最痛苦的直接餓死危險時，又怎樣能異想天開呢？）而盡

力從事的工作聯合起來。

要把這種聯合顯示出來，使我們能明白地看見它，使全體農民羣衆都能見到：現時在農民羣衆那空前破產、空前貧乏的困苦生活與人們爲遙遠的社會主義理想所進行的工作之間，有了聯繫。要使每個普通平常的勞動者都了解到，他自己的生活的真得到了某些改善，而且這種改善並不像地主政權和資本主義時代少數農民所獲得的那樣，那時任何改善（改善無疑義是有的，而且很大）都是與對農夫的譏笑、侮辱、嘲弄以及施於羣衆的暴行緊相聯繫着，這種暴行是任何一個農民也沒有忘記過，而且今後幾十年內在俄國都不會被人忘記的。我們的目的，是要恢復聯合，用事實證明給農民看，我們是從農民所了解、所熟識而此刻在其貧困境況下所易於接近的辦法開始，而不是從農民看來乃是什麼遙遠的，空想的事物來開始，證明出我們善於幫助農民，證明現時共產黨員是在小農處於破產、貧困、遭受饑餓痛苦的極端困難時日，實際地幫助他們。或者我們來證明這點，或者農民把我們拋到九霄雲外去。這是完全避免不了的。

這就是新經濟政策底意義，這就是我們全部政策的基礎。這裏也就是施行新經濟政

策過去這一整年來我們的主要教訓，以及本年度中我們的所謂主要政治條規。農民借債給我們，當然，他們在經歷過這種艱難時日之後，也不能不借給我們。廣大的農民羣衆都同意這樣：「好，如果你們不會做，那我們就等等吧，也許你們也能學會的。」但這種債務決不是取之無盡的。

應該知道這點。借了債以後，終歸要着着急。須知快到這樣的日子，那時這農民佔多數的國度不再借債給我們，那時，如果說句生意話，它就會向我們追索現款。「敬愛的當局們，雖說債務展期了幾個月和幾個年頭，但此刻你們終歸找到了最真實和最可靠的辦法來幫助我們逃出窮困，貧乏，飢餓和破產。你們有本領，你們已經證明了這點。」這就是我們免不了快要經受的一種考試，而這種考試終究要決定一切，既決定新經濟政策底命運，也決定俄國共產主義政權底命運。

我們能否完成我們的直接事業呢？這個新經濟政策是否有點用處呢？如果退却會是正確的，那末，退却之後就同農民羣衆接合起來，並和他們一塊，雖然行動百倍地緩慢，但却是堅毅不拔地前進着，而使他們經常看見我們畢竟是在前進。那時我們的事業就會是絕對不可戰勝的了，世界上任何力量也戰勝不了我們。直到現在，即在這第一年中，